

「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學習參考材料

列寧、斯大林論糧食問題

北京市教育工會印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

列寧、斯大林論糧食問題

一、摘錄自列寧一九一八年五月「論『左』傾幼稚性
和小資產階級性」

……俄國現存的各種不同社會經濟結構底成份，究竟是怎樣的。問題的全部關鍵，就在這裏。

我列舉出這幾種成份如下：

- (一) 宗法式的，即頗大程度上是原始式的農民經濟；
- (二) 小商品生產（其中包括有大多數出賣糧食的農民）；
- (三) 私人資本主義；
- (四) 國家資本主義；
- (五) 社會主義。

俄國如此遼闊廣大，如此形形色色，以致社會經濟結構底這各種類型，都錯綜在它內面。特點也就在這裏。

試問，究竟是哪些成份佔優勢呢？在一個小農國家中，顯然是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佔優勢，而且它也不能不佔優勢：土地佔有者底大多數，甚至極大多數，乃是小商品生產者。在我國，投機商人此時彼在破裂國家資本主義（糧食壟斷，受國家監督的企業主和商人，資產階級的合作社手）底外殼，而投機業的主要對象，便是糧食。

主要的鬥爭正是在這一方面開展着。如果按「國家資本主義」這類經濟名詞說來，究竟是誰同誰在進行這一鬥爭呢？是上述序列中的第四種成份與第五種成份作鬥爭麼？當然不是的。這裏，並不是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作鬥爭，而是小資產階級和私人資本主義共同攜手，既反對國家資本主義，又反對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抗拒任何的國家干涉、統計和監督，無論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也好，無論是國家社會主義的也好。這乃是絲毫不容爭辯的事實，許多經濟問題上的錯誤都是由於不瞭解這一事實才發生的。投機者，奸商，壟斷破壞者——這便是我國「內部」主要的敵人，即蘇維埃政權在經濟設施方面的敵人。如果說，在一百二十五年前，法國小資產者這班最顯著最真誠的革命家，只想用絞殺個別不多的「要犯」和頒佈大批通告法令去戰勝投機商人，此種願望尙可以原諒的話，那末現在例如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對這個問題所採取的純屬空談的態度，只能引起每個有覺悟的革命家的厭惡和嫉視而已。我們很清楚地知道，投機業底經濟基礎，乃是在俄國蔓延得非常廣泛的小私有者階層，以及在每一個小資產者那裏都有自己的代辦的私人資本主義。我們知道，這小資產階級多頭蛇的千百萬觸角，此時時彼地纏

繞着工人中的個別成份，投機業鑽進到了我國社會經濟生活底全部機體內，排擠國家壟斷制。（見「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高級組第一冊六八頁——六九頁）

二、摘錄自列寧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關於戰勝

高爾察克事致工人和農民的信」

一切騙子，奸商和完全愚昧無知的農民都這樣想：我把糧食照自由價格出賣，總比按固定價格賣給國家所賺的錢要多得多。

但正是由於自由出賣就使投機業增長，使少數人發財，使富有者愈富，而工人羣衆則仍舊忍飢受餓，這是我們在西伯利亞和烏克蘭產糧最豐地區所實際看到了的情形。

在自由出賣糧食條件下，資本則雄霸一方，勞動則陷於飢餓貧困。

在自由出賣糧食條件下，糧食價格會提高到每普特幾千盧布，貨幣跌價，少數投機分子發財，人民愈益貧困飢餓。

在自由出賣糧食條件下，使國家存糧消耗一空，軍隊軟弱無力，工業停頓，而高爾察克或鄧尼金就必然獲得勝利。

只有富人，只有工農政權的死敵才自覺地主張自由出賣糧食。凡是因自己愚昧無知而主張自由出賣糧食的人，便應當從西伯利亞和烏克蘭例子中學會並了解：爲什麼自由

出賣糧食便會使高爾察克黨鄧尼金獲得勝利。（見「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中文版六六二頁）

三、摘錄自列寧一九一九年十月三十日「無產階級專

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

農民經濟仍舊是小商品生產的經濟。這裏有非常廣闊，而且根深蒂固的資本主義基礎。在這個基礎上，資本主義得以保留和復活起來，當然是不免要同共產主義進行極殘酷的鬥爭。這個鬥爭底形式就是經過投機小販和奸商活動來反對國家採辦糧食（以及其他農產品），一般就是反對由國家分配農產品。（見「論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高級組第一冊四五頁）

四、摘錄自列寧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青年團底任務」

但是消滅階級，那就困難得不可比擬了；工人和農民的區分總還存在着。如果一個農民耕種自己的一塊土地，擁有他本人或家畜都不需要的多餘糧食，而其餘的一切人却沒有糧食可吃，那末，這個農民也就變成爲剝削者了。他所剩餘的糧食愈多，他能獲得的利益就愈大，讓其餘的人去挨餓吧：「他們愈饑餓，我這糧食就能賣得愈貴」。

應該使所有的人都按照公共計劃和公共規則，在公共的土地上和公共的工廠中工作。這點容易做到麼？你們知道，要做到這點，決不能像趕走沙皇、地主和資本家那樣容易。這裏需要無產階級去重新訓練重新教育一部份農民，將勞動農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以便把那些富裕的和專靠別人貧困而發財致富的農民底反抗消滅下去。（見「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四四三——四四四頁）

五、摘錄自列寧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論糧食稅」

……「戰時共產主義」會是由於戰爭和經濟破壞所迫不得已實行的。它不會是而且也不能是適應無產階級經濟任務的政策。它乃是一種臨時的辦法。在小農國家實現本階級專政的無產階級，其正確政策是要用農民所必需的工業品去交換糧食。只有這樣的糧食政策才能適合無產階級底任務，只有這樣的糧食政策才能鞏固社會主義底基礎，才能使社會主義進到完全勝利。

糧食稅是走向這種糧食政策的過渡。我國經濟至今還破壞得如此不堪，戰爭（這是昨天的戰爭，但因資本家的貪暴，它明天還可以爆發的）把我們仍抑壓得這樣厲害，以致我們尚不能拿出工業品從農民那裏換得我們所必需的全部糧食。我們懂得這點，我們實行糧食稅，就是要把最必需（對軍隊和工人）的糧食作為稅務徵收得來，而其餘的糧食，我們則將用工業品去交換。（見「論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高級組第一冊八一頁）

六、摘錄自列寧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三日「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俄國共產黨策略的報告大

綱（草案）」

（八）在我國糧食政策的成效。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期間，蘇俄底糧食政策，無疑義是很粗率，極不完善，並產生了許多弊端。而在實行這一政策時，也發生過種種錯誤。但一般和整個說來，在當時條件下，這乃是唯一可能的政策。並且這一政策執行了它的歷史任務：救全了在這破產落後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專政。它曾逐漸完善起來，這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在我們握有全部政權的第一年度（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至一九一九年八月一日），國家所收集的糧食計一萬萬一千萬普特；第二年度為二萬萬二千萬普特；第三年度達二萬萬八千五百萬普特以上。

現在，既然有了實際經驗，我們的任務則是規定並打算到收集四萬萬普特糧食（其中稅糧等於二萬萬四千萬普特）。工人國家，祇是實際上儲存有充足糧食時，才能在經濟方面站穩腳根，才能雖則步伐緩慢，但是勇往直前地來恢復大工業，建立正常的財政制度。（見「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中文版九三七頁）

七、摘錄自斯大林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論黨在

農村中的任務」

第二個特點是：在這一時期內，我國的兩個主要階級——工人和農民已經發生了變化，他們成了另外一種樣子了。從前無產階級是喪失階級性的，散漫的，而農民則殷切地希望保住奪自地主的土地並贏得對地主戰爭的勝利。從前是這樣，現在的情形不同了。戰爭再沒有了。工業在增長。農業在發展。現在的無產階級已不是喪失階級性的工人階級，而是真正的、文化和需求日益提高的無產階級了。至於農民，那已不是飽受喪失土地的驚恐、決心犧牲一切來擺脫地主壓迫的備受折磨的舊農民，而是一個自由的積極的新階級了，它已忘掉了地主，它現在關心的是獲得低廉的商品並高價出賣自己的糧食。它的特徵是日益增長的政治積極性。現在已經不可以說：「黨會料理好一切」，「黨會給大家安排好一切」。這樣的話現在農民不懂，工人更不懂。現在必須更加深入羣衆，必須比過去更多地進行說明、解釋和說服。現在必須重新爭取千百萬非黨羣衆的信任，從組織上，首先是通過蘇維埃來鞏固這種信任。羣衆日益增長的政治積極性要求這樣做。

但是，不僅僅階級發生了變化，鬥爭的場所也發生了變化，因為鬥爭的場所不同

了，完全不同了。以前在哪個問題上進行鬥爭呢？需要餘糧收集制還是不需要？再早以前爭的是：需要地主還是不需要？現在這些問題都已解決了，因為地主和餘糧收集制再不會有了。現在的問題已不是地主和餘糧收集制，而是糧食價格了。這是一個廣闊而又非常複雜的嶄新的鬥爭場所，需要認真研究和認真鬥爭。現在的問題甚至不在於稅收，因為只要糧食價格有「足夠的提高」，布疋和其他城市產品的價格有「足夠的」降低，農民是會納稅的。現在基本的問題是市場和城市商品及農產品價格問題。（見「學習譯叢」一九五三年第九期十頁）

八、摘錄自斯大林一九二五年六月「問題與答覆」

假使我們注意到城市與農村關係，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關係，我以為階級鬥爭在我們的國家裏面，只有三條主要的戰線。

一、第一條戰線是整個無產階級（取國家形式）與農民，在限制工業品與農產品價格與規定稅額事宜等路線上的鬥爭。

二、第二條戰線是整個無產階級（取國家形式）與富農的鬥爭。消滅農產品的投機價格，稅收的負擔的重心移到富農的肩土等。

三、第三條戰線是貧農尤其是佃農與富農的鬥爭。你們知道這幾條鬥爭戰線決不是同樣的輕重，也決不是同樣的性質。所以，我們對於這幾種階級鬥爭的形式，應取不同

的態度來分別研究。

我們來仔細觀察一下。

第一條戰線：無產階級（取國家形式）看到本國工業的衰弱，得不到借款來發展它，已經採納許多基本方法，來免除國外工業的競爭，促進本國工業的發展，使全國國民經濟（農民經濟在內）長足的進展。此種策略：對外貿易的壟斷，農村經濟的稅捐，國家對於農產品的儲蓄，整個國民經濟之有計劃的發展，這些都是建築在主要的工業部門、交通及銀行等收歸國有基礎上面的。你們都知道，我們必須實行此種策略，就是說，我們要迅速地減低工業品的價格，提高農產品的價格。另一方面，一般農民自然要購買工業品，並出售其農產品於市場，但他們要盡可能的購得廉價的工業品，高價出售自己的農產品，同時，農民很希望沒有分毫的稅額，或者至少希望把稅捐減至最低限度。

這就是無產階級與農民鬥爭的基礎。

政府能否拒絕採納上面所述的根本的政策？不，不能。因為拒絕此種策略，立刻會使我們現時的工業與無產階級崩壞，使我們的國家成為資本主義先進國的農業殖民地，使我們的革命完全消滅。

是否整個農民都願意取消我們國家的這種根本政策呢？不，不願意的。因為目前取消此種政策，就是走向資本主義途上發展的勝利。向資本主義途上的發展，即是使絕大

多數的農民破產，絕少數的富農和資本家更富。誰敢肯定說，農民是願意破產，願意使我們的國家變成殖民地，而不願意根本推動本國的國民經濟向社會主義途上發展呢？

這就是無產階級與農民聯合的基礎。

（中略）

因此，第一，我們有了無產階級與農民對於種種根本問題之共同的利害關係，及其對於國民經濟向社會主義道路發展之共同的旨趣，這就是無產階級與農民聯合的基礎。

其次，我們有了無產階級與農民對於目前問題之相互間的利害衝突，這就是工農內部鬥爭的基礎。但此種鬥爭，與其共同利益，一權輕重，當為所遮掩了。而此種鬥爭，在將來工農階級消滅，大家成為社會勞動者的時候，就必然消滅了。第三，在保持和鞏固工農聯合的範圍內，維持雙方利益，是我們解決工農階級矛盾的道路和工具。我們不僅有這些方法和工具，而且我們應用這些方法和工具在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之下，得着了很大的成效。這是你們大家所知道的，那末我們應當激動在這一條戰線上的鬥爭麼？不，不應當，恰恰相反，我們應當使雙方和衷共濟，相互讓步，不至有狹路相逢的現象和衝突。我們就要這樣去做，因為我們有做到這一點的可能，因為這裏，雙方利益的共同性，比較雙方利害的衝突性，強而又深固些。這是很明顯的，在這條戰線上激動和搔起階級鬥爭的口號，對於此種戰線的鬥爭條件，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見「斯大林選集」第一卷二六六——二七〇頁）

九、摘錄自斯大林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聯共

(布)中央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在原料與穀物採購方面，國家與合作社意義之增長爲：在榨油種子方面，在一九二四——二五年爲百分之六十五，在亞麻方面爲百分之九十四，在棉花方面幾乎是百分之百，在穀物方面，在一九二三——二四年度爲百分之七十五，在一九二四——二五年度爲百分之七十。這裏我們有一些降低。大體上講，在對內貿易方面，國家與合作社部分之增長，不管從批發與零售方面講，都是毫無疑問的。

在穀物採購方面，國家所佔之百分比雖是佔着優勢，可是，它增長得仍較去年少些，這就指出了穀物採購方面所犯的那些錯誤。問題是：採購方面的過錯，不僅是各蘇維埃機關底過錯，並且也是黨中央底過錯，因爲後者應監督各蘇維埃機關，它對各蘇維埃機關中所作的一切都負有責任。這一過錯可歸結如下：在計劃時，我們沒有考慮到，市場之狀況，採購之條件，在本年與去年前年相較，是有了一些新的和特殊的東西。本年是第一年：我們在穀物市場上不用行政上的壓的辦法了，我們把稅務負擔，稅的壓力減到了最低限度，農民與政府代辦機關是以平等地位在市場上出現的。這些情況，沒有被我們的計劃機關考慮到，我們的計劃機關曾想到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止要採購一年全

部穀物採購的百分之七十。我們沒有考慮到，農夫亦會耍手段：他把自己的通貨商品——小麥——屯放起來，以待漲價，目下寧願以出售其它不大值錢的穀物。我們沒有考慮到這一點。與此相聯繫，正在修改採購計劃，縮小出口計劃，而入口計劃也相應地減縮。出入口計劃正在修改着，計劃應當最低限度獲得一萬萬出超，可是，這個計劃還沒有最後擬出來。（見「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冊五七八頁——五七九頁）

十、摘錄自聯共（布）黨史第十章第二節

農業，特別是穀物業方面的情形，却就不同了。雖然農業整個說來已超過戰前水準，但它的主要部門——穀物業——出產總量，却祇等於戰前水準百分之九十一，而穀物出產總量中的商品部分，即賣出供給城市需要的部分，至多也不過等於戰前水準百分之三十七，並且當時所有一切事實都說明，穀物出產總量中的商品部分有繼續低落下去的危險。

這就是說，一九一八年開始在農村中發生的那種由巨大商品經濟單位碎裂為細小經濟單位，再由細小經濟單位碎裂為極小經濟單位的過程，仍然繼續着，細小和極小農民經濟變成為半自給的經濟，祇能出產最低限度的商品穀物，一九二七年時期穀物業所出產的穀物，雖然只稍微少於戰前穀物業所出產的數量，但當時穀物業所能出賣給城市的穀物，却只稍微多於戰前穀物業所能出賣的數量三分之一。

毫無疑義的，穀物業所處的這種狀況繼續下去，那蘇聯的軍隊和城市居民就會陷於經常挨餓的境地。

這會是穀物業的危機，在這種危機後面一定會有畜牧業的危機跟着發生。

爲要逃出這種狀況，必須在農業方面過渡到能運用拖拉機和農業機器並把穀物業商品產量提高幾倍的大規模生產。當時在國家面前擺着兩種可能道路：或是過渡到資本主義的大生產，結果就會使農民大眾遭到破產，使工農聯盟陷於滅亡，使富農勢力加強並使社會主義在農村中遭到失敗；或是把各小農戶聯合成爲社會主義的大農莊，聯合成爲能運用拖拉機及其他現代機器來迅速提高穀物業及其商品產量的集體農莊。（見聯共（布）黨史簡要讀本四四六頁——四四七頁）

十一、摘錄自聯共（布）黨史第十章第三節

黨很懂得，當富農反抗尚未被擊破，富農尚未在農民眼前被公開擊潰時，工人階級和紅軍是會苦於糧食不足，而農民的集體農莊運動是不能普遍發展的。

黨遵照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底指令，轉而對富農實行堅決的進攻。黨在進攻中所實現的口號是：穩穩倚靠着貧農，鞏固與中農的聯盟，堅決反對富農。爲了回答富農拒絕按固定價格把剩餘糧食賣給國家的行動，黨和政府實行了許多反對富農的非常手段，採用了刑律第一百零七條所定關於在富農和投機者拒絕按固定價格出賣剩餘糧食給國家

時，得根據法庭判決沒收其所有剩餘糧食的辦法，同時又給予了貧農許多優待，使其能從所沒收的富農糧食中領得百分之二十五來供自己享用。

非常手段發生了應有的效力：貧農和中農加入了堅決反對富農的鬥爭，富農被孤立了，富農和投機者底反抗被打破了。到一九二八年年底，蘇維埃國家已擁有充分的後備糧食，而集體農莊運動已是取着更有把握的步調向前邁進了。（見聯共（布）黨史簡要讀本四五四頁——四五五頁）

十二、摘錄自斯大林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在糧

食戰線上」

那末，我國糧食戰線上種種困難底基本原因何在呢？

我國糧食困難底基本原因，就在於我國商品糧食產量增長速度是比糧食需要額增長速度慢些。工業是在增長着。工人數量是在增長着。城市是在增長着。最後，需要商品糧食的各種技術作物（棉、麻、糖蘿蔔等等）出產區域，是在增長着。所有這些情形，就使糧食需要額，商品糧食需要額迅速增長起來。而商品糧食產量增長速度，却慢得要命。……

我有一次做報告時已經說過，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特別是富農，利用這些困難來破

壞蘇維埃經濟政策。你們知道，蘇維埃政權已採取好些辦法來消滅富農底反蘇維埃發動。因此，關於這點，我現在不來多說。我在這裏所注意的，是另外一個問題。我所指的，就是關於商品糧食出產額增長得緩慢的原因問題，就是關於雖然我國播種面積和糧食出產總量已經達到戰前程度，而我國商品糧食出產額還是比糧食需要額增長得慢些的問題。

我國播種面積已達到戰前程度，這難道不是事實麼？是的，這是事實。糧食出產總量在去年已等於戰前出產額，就是說已達到五十萬萬普特糧食，這難道不是事實麼？是的，這是事實。那末爲什麼雖有這些情況，而我們所出產的商品糧食却比戰前少至兩倍，而輸出國外的糧食却幾乎比戰前少至二十倍呢？這首先和主要是因爲在十月革命發生後，我國農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已從商品糧食出產量極多的巨大地主經濟和巨大富農經濟，過渡到了商品糧食出產量極少的小農經濟和中農經濟。戰前我國有一千五百萬至一千六百萬個體農戶，而現在我國却有二千四百萬至二千五百萬農戶，——單是這一點就已說明現在我國農業底主要基礎，是商品糧食出產量極少的小農經濟。……例如拿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來說吧。它們所出產的商品糧食佔它們的總產量百分之四七·二。換言之，它們所糶出的商品糧食比戰前地主農莊所出產的還要多。而小農農莊和中農農莊呢，它們所出產的商品糧食只等於它們的出產總量百分之一·二。可見，這裏的差別是很大的。

從下面的數字中，便可看出過去戰前時期與現在十月革命後時期糧食生產底結構情形。……

大戰以前：

糧食出產總量

	單位百萬普特	百分數
(1) 地主	六〇〇	二一・〇
(2) 富農	一、九〇〇	三八・〇
(3) 中農和貧農	二、五〇〇	五〇・〇
總計	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

商品糧食(運出農村以外的)

	單位百萬普特	百分數	商品糧食所佔百分數
(1) 地主	二八一・六	二二・六	四七・〇
(2) 富農	六五〇・〇	五〇・〇	三四・〇
(3) 中農和貧農	三六九・〇	二六・四	一四・七
總計	一、三〇〇・六	一〇〇・〇	二六・〇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

糧食出產總量

	單位百萬普特	百分數
(1) 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	八〇・〇	一・七
(2) 富農	六二七・〇	一三・〇
(3) 中農和貧農	四、〇五二・〇	八五・三
總計	四、七四九・〇	一〇〇・〇

商品糧食(運出農村以外的)

	單位百萬普特	百分數	商品糧食所佔百分數
(1) 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	三七・八	六・〇	四七・二
(2) 富農	二二六・〇	二〇・〇	二〇・〇
(3) 中農和貧農	四六六・二	七四・〇	一・二
總計	六三〇・〇	一〇〇・〇	三三・三